

在小资泛滥的浮华年代，听谈歌为被遗忘的工人大声咆哮，不失为迷醉中的清醒——

谈歌：“我是工人中的一员”

□本报记者 苏墨



国搞得轰轰烈烈。他与另外两个写简报的同志，每天都要向部里市里抄送简报，有时一天要抄好几份，疲惫不堪。上级的检查也很频繁，隔三差五就能来一回，久了，形式主义就多了，逢迎的事儿就出来了。他所在单位驻地的保定市总工会，有一个“工人业余话剧团”，得知谈歌“能写两下子”，即要他写一个独幕话剧，谈歌推脱不开，便根据“学大庆办公室”的这段生活体会，写了一个独幕剧《欢迎检查团》。“市总工会大概演了十几场，他们演出的同时，我看反映还不错，就把这个本子寄给了刚刚复刊不久的工人日报。没想到1979年4、5月份的时候，竟发表出来了，实在是惊喜。”

“当年，我参加了全国工人文学创作的函授学习，还得了奖。《四十岁的大学生》等作品也是在工人日报发表的。”

文坛久违了的谈歌，8月26日，以河北省委副书记的身份亮相北京国际图书展相关活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与何申、关仁山并称河北文坛“三驾马车”，他们的作品以“贴近老百姓、关注新时代、揭示新矛盾、展现新生活”为主要特色，在盛行“先锋文学”的时代被誉为“现实主义冲击波”。

时光荏苒，20年后，这位曾写出《大厂》、《天下荒年》等颇具影响力的工业题材作品的作家告诉记者，他正在创作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描写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艰苦卓绝的表现，将在明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推出。

与工人日报的“情缘”

翻看谈歌的简历，记者发现他的处女作《欢迎检查团》正是发表于本报。“工人日报对我专业从事文学创作，起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谈歌说。

谈起与工人日报的这段“情缘”，谈歌甚是感慨。1977年到1978年，他在冶金工业部某个下属单位的“学大庆办公室”，负责写简报。当时，“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在全国

在改革中的处境的中篇小说，以其鲜活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很多读者反映，读《大厂》就如同当年读《乔厂长上任记》一样，因为作品贴近企业里的生活了。

而在这一年，《大厂》只是谈歌带给文坛震撼的开场。《天下荒年》、《岳姑娘的故事》……一年间谈歌发表长篇小说1部、中篇小说17部、短篇小说23部，还有一部25集电视连续剧，总计近200万字；全国几家有影响的文学刊物的头条被他占去了大半。有人说，1996年是文坛的“谈歌年”。这些作品也成为“现实主义冲击波”中最强劲的一股力量。记者曾在谈歌的《激情岁月》一书中看到一段非常准确的评价：谈歌是一位社会医疗型的作家，他尤其擅长诊断国有大型企业萎靡困顿的病症，甚至不逊色于社会学家式的政治家。谈歌在他的写实叙述中从不遮掩自己的激情，而且他始终把情感的天平倾斜到工人的一边。他曾是工人中的一员，至今他似乎仍把心遗留在工人中间。小说表现工人的生活和情感，没有丝毫矫饰和虚伪的恶俗。更重要的是，在小资泛滥的浮华年代，听谈歌为被遗忘的工人而大声咆哮，不失为迷醉中的清醒。

面对时下写工业、工人、工厂的作家越来越少，作品凤毛麟角的现状，谈歌认为，问题就一条，作家不上心。新一轮产业升级正如火如荼，在谈歌看来，对于人、着力于一线工人和干部是会出很多好作品的。“看过一些写国企改革的作品，多是情节淹没了人物。还有一些作品，或是因为作者的生活阅历不够，附着在人物身上的情节不丰富，人物苍白，成了符号。”

“回过头来看，当年先锋主义很是盛行了一段时间，我也追风赶浪写过几篇。但是，面对那么多的社会现实问题，作家若一味躲在屋子里搞先锋试验，必定会被读者摒弃。之前，我做过几年行业报纸的记者，到处采访，对国有企业有许多感触。应该是在这个背景下，我写了一些关于国有企业人和事的小说。”在谈歌看来，当年的作家们还是有激情的，也是关心大众生活的。而时下，真正代表大众情感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少。“讲句笑话，有多少读者知道什么是先锋文学吗？我想，大多数只知道先锋霉素，消炎用的。不提倡深入生活、不提倡写大众民生、只写自己那点感受，这是不对的。”

不同于他写工业题材，这些作品的语言在白文之间转换，古雅有韵律，情节生动，口语、文言、戏词不断变换，形成了独特的节奏。有意思的是，谈歌的这部分作品大多聚焦焦定地区的奇人逸事，力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切入，还原真实历史，记录被遗忘的历史片段。字里行间是燕赵精神、燕赵文化、燕赵风骨、燕赵大地带给人的精神锤炼——直率、内敛，又极具爆发力。在文中我们读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一辈辈人的血性、顽强、奉献、无畏。

他的长篇小说《家园笔记》写了这样一个故事：100年前，聚居在野民岭的李、韩三姓家族为争夺国宝——狗头金，明争暗斗，互不相让。然而，当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国土的时候，他们却走到一起，用大义与血性、智慧与气节共同抗争。小说绝不是单纯写历史，谈歌完全不掩饰借历史关照现实的心思，在小说中他多处用插话或补遗的方式跳出历史书写，写当下的人和事，比如写自己在野民岭坐车遇匪打劫，一人无动于衷地看“我”与歹徒搏斗的经历，他直白地感叹，当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野民岭人不见了，如今只剩自私和胆小。

“我写了不少历史小说，其实主要还是着眼于现实。历史只是我思考现实的一个路径，要说的还是当下的事和人。如今，在很多事情上，我们还不如古人做得好。丢了思想文化传统是很可怕的。我多年的写作体会是：在社会诸要素之中，道德是核心。道德一旦崩盘，什么也不要再讲。”谈歌说。

殖民者走了，国家独立了。萨林姆千里迢迢跑到大河湾上的小镇，在这里呼吸的每一口空气和接触到的每一颗尘埃上，都似乎散发着梦想和未来的芬芳。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朝这里奔来，就像那满河的水葫芦朝小镇漫卷而来。水葫芦开着紫色的花，默默无语。但眨眼之间，萨林姆发现繁荣里总透着无边仓皇，无论他怎么挣扎，他永远是一个两手空空的异乡人，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可以回去的地方。只有水葫芦依旧在黑色的大河上默默无语。这是《大河湾》讲述给读者的故事。作者奈保尔

1932年生于特立尼达岛上一个印度移民家庭，1950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毕业后迁居伦敦。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写作，200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该书被认为是奈保尔关于后殖民时代非洲的名作。

博赫斯笔下博闻强识的富内斯和部落老人在篝火旁的娓娓道来，我们称之为肉身的记忆；石洞壁上的楔形文字和哥特教堂矗立的尖顶，我们称之为矿石的记忆；然而散发出最浓郁的知识芬芳和铭刻下最隽永的历史选择的，却是纸张书籍上的文字，我们把这种最美好的形态称作植物的记忆。《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是艾柯关于爱书藏书的总结，横跨史学、文学、美学与科学的多元向度，畅谈奇书逸事，关于书的意义与价值，关于阅读的必要，关于爱书人无可自拔的执迷。从对纸质书籍本真的热爱到对电子书自我认同的奇想，从对藏书世界奇闻轶事的精彩讲述到对一本古书扑朔迷离的源头的细致考察。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专家龙平平、著名剧作家黄亚洲等主创人员历时三年倾力打造。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该书全景呈现1976至1984年间，从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到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在一代伟人邓小平诞生120周年之际，这是一本带领读者走进伟人、重温那个伟大时代的绝佳作品。

去吴哥，面朝一处佛的微笑，安放前世里，你无处倾诉的心事和秘密。这里曾是一座辉煌繁荣的王城，却饱受战争病疫的无情吞噬，在热带丛林里面湮没成一片废墟，而今，文明重现。《吴哥之美》是20封蒋勋写给林怀民的信，娓娓诉说吴哥王朝诸寺遗址、雕刻、美学、仪式空间最细腻美妙的景致，深刻、宁静。台湾美学大师蒋勋14次游历吴哥，写就关于吴哥最美的文字，在台湾畅销百万册。

《最美的教育最简单》发布

本报讯 近日，《好妈妈胜过好老师》作者尹建莉的第二部家教书《最美的教育最简单》发布。

据介绍，该书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姊妹篇。它紧贴当下教育现实，还原教育真相，作者依据经典教育学和心理学理论，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让家长意识到，美好的教育原来是简单的，自己也可以成为教育专家。

此外，这本新书还提出了一些让大家耳目一新的教育原则。如“儿时不竞争，长大才胜出”、“严厉教育是危险教育”、“母爱是个逐渐分离的过程”等理念。（王明月）

《岁月悠悠寄深情》出版

本报讯 张印周新作《岁月悠悠寄深情——一位农村孩子的心路历程与名家情缘》一书，日前由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即将在全国新华书店与读者见面。美学教授、原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向荣与著名作家周明分别为这本书写了序言。

全书共分乡情篇、亲情篇、友情篇和服饰篇四个部分。作者用饱含深情的笔墨，描述了在陕西农村生活的心路历程、渴望参军的理想信念以及在北京就服饰话题与艺术家零距离接触的情感故事。据悉，作者长期从事服装书刊的编辑工作，是我国服装书刊编辑事业的早期先行者与开拓者之一。（华江）

李可染画院新址将竣工

本报讯 近日记者获悉，以著名已故画家李可染名字命名的李可染画院新址即将竣工，李可染画院院长、李可染夫人邹佩珠参观了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的在建新院址。她对新院址的改建工作非常满意，并对大兴区政府的支持及施工单位的辛苦工作表示感谢，并表示将继续弘扬民族文化。李可染画院进驻大兴区后还将为小学、中学、大学、留学生提供各个层次的中国画教育与培训。

李可染画院成立于2012年3月26日，原址在北京西城区的李可染故居。画院的创立走过漫长渐变之路，凝聚着大批学者的期望与社会要求。（富燕）

蒋勋书写《吴哥之美》



“诗歌船”，请驶入时代生活大潮之中

□袁跃兴

检阅和巡礼，努力将当代诗歌拉回到汉语本身的发展之中。通过诗歌文化“介入公众生活的方式”，与公众充分互动，让公众感受到当代诗创作向时代生活的纵深推进，体验到当代诗的社会意义和人文关怀精神。

“诗歌船”项目，是上海“外滩艺术计划”的子项目，在上海贝思诺在去年成功举办“2013外滩艺术计划”基础上，推出的重要文化项目。“诗歌船”是近百年新诗史上的第一次，也是上海开埠以来的第一次，目的就是将诗歌纯净的能量注入疲惫的日常生活，实现诗歌行为对公共生活的深度介入，让公众在外滩这个典型且有着象征意义的当代场景里遭遇当代诗歌，与之对视、对话、交流乃至交融。

“诗歌船”项目的内容，是将上海外滩金陵码头的一首轮渡命名为“诗歌船”，并将码头、船体内的写真灯箱作为当代诗的发表载体，陆续发表国内外极具影响力和文本创造力的当代诗力作。“诗歌船”项目每周推出一个在中国当下语境里产生的卓越诗人和文本，努力在文学本身意义上，甚至文化上，为当代诗在新世纪以来所取得的重要成就进行

的灵魂。从文化精神实质上说，诗歌需要的是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这样的社会条件、时代文化和精神氛围，才是诗歌本身的生存土壤。

而今，商业文化放纵狂欢，消费主义盛行，物质和欲望几乎主导人们的行为，大众时尚已经成为社会价值的重要标准之一。曾经有过的诗歌时代、美学时代，似乎逐渐被物质时代、消费时代、欲望时代取代。因而，今天似乎已经很难再出现那些真正反映时代精神、表现民族性格、倾吐人民心声的诗歌作品了。

这样的活动是一种具有颠覆性意义的文学和文化形式。就世界范围来看，是用诗歌这种纯粹依靠文字的力量来对公众文化深度介入的行为，此前，只有美国的好莱坞具备这样的文学向文化转化的能量。因此，有诗歌评论家把这个“诗歌船”看做是一次伟大的历史事件。

在历史上，诗是为着一种已经完成的社

会华丽的仪式和庄严的仪仗而创作的，只

有在这样的社会中，诗歌的光荣才会有它应有

的地位。在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这种诗歌的光

荣。我们曾经是一个诗歌的高度，无论是唐诗的飘逸通达，还是宋词的婉转流畅，我

们的民族曾经流淌着诗的血液，传承着诗

意。

诗歌文化理论，能够给我们启示。

诗歌具有高貴性和神圣性，

诗歌的目的在于追求反

映真理，诗歌担当着瞻视往古、放眼未来的职

责。诗歌的精神价值的作用，在于它渗入人类

的心灵，表达最崇高的思想、情感。诗歌抚慰心灵、安妥灵魂的作用永远不能被取代。人类具有那永恒的本能——无休无止、不可抵抗的诗的冲动……

从诗歌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关系来说，每一个民族不论在任何时期，都不能消失诗的本能，不能泯灭了诗歌心灵，缺失了诗歌精神。如果一个民族失掉了诗歌精神的追求，而只有时尚，只有娱乐，只有消费，只有功利性的物欲，只有实用主义，那么，这个民族的心灵就会日趋浅薄和苍白。如果我们的心灵中没有了诗意，那么，我们可能会泯灭了文化感受性、道德同情心和人类终极精神价值的追求。“诗歌船”启航了，我们希望它不仅激起诗歌的美的浪花，更相信这只“诗歌船”会汇入时代生活的洪流之中，破浪前进。

从诗歌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关系来说，每一个民族不论在任何时期，都不能消失诗的本能，不能泯灭了诗歌心灵，缺失了诗歌精神。如果一个民族失掉了诗歌精神的追求，而只有时尚，只有娱乐，只有消费，只有功利性的物欲，只有实用主义，那么，这个民族的心灵就会日趋浅薄和苍白。如果我们的心灵中没有了诗意，那么，我们可能会泯灭了文化感受性、道德同情心和人类终极精神价值的追求。“诗歌船”启航了，我们希望它不仅激起诗歌的美的浪花，更相信这只“诗歌船”会汇入时代生活的洪流之中，破浪前进。